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明文衡卷八十二

明 程敏政 編

墓碑

節婦葉氏墓碣銘

胡 儼

歎有節婦姓葉氏諱德壽百歲而終既葬十有四年其  
曾孫順書其事來北京介予鄉人胡思名詣吾廬拜而  
乞銘將刻石墓上以昭懿德示子孫辭懇而意誠乃叙

而銘之節婦之父曰遷輔世為歛人生節婦甚鍾愛年十六擇壻得同邑江萊甫而歸之初歸江舅已歿朝夕事姑惟謹固有闕遺相其夫辛勤以立家克盡婦道既十年萊甫卒節婦時年二十有六無嗣乃以其兄呈甫之次子榮為後榮在乳哺撫育盡其心及長教訓之以義惇然閨門之內精純一心以率其下春秋祭祀之其長幼衣食之需賓親往來之禮皆經營於節婦不以煩其姑而人稱之元末兵亂奉其姑避亂山谷中服勞奉

養未嘗面憂戚之色而姑安之國朝王師平禍亂乃奉姑還督僮奴營舊業土田日墾物產日滋而家益富姑卒喪祭如禮人尤賢之洪武辛未年八十有五郡邑以其事聞詔旌表之署其門曰江萊甫妻葉氏貞節之門仍復其家於是閭里有光子孫蒙休風俗用勸又十有五年而卒實永樂丙戌十一月四日距其生之年故元大德丁未厯甲子五百九十餘世鮮矣以卒之年某月某日葬歛北新州之清平里祔其夫之墓子一人榮也

孫二人長仁次祥女二人長適孫善古田知縣次適呂士賢曾孫三人長即順次堅次保女四人玄孫十一人曰善曰永曰惠曰文曰忠曰希曰政曰淮曰信曰杭曰勝女六人嗚呼洪範五福克全者難五福以壽為先壽登百齡尤難也世之人自身及子孫者有之及曾孫者為難至於見玄孫不尤難乎况婦人之行修於閨門人莫得而知至其終身則可知矣若節婦自少喪其夫守志以終其身始終如一日其享期頤蕃子孫揚休聲而

垂世範者宜哉天之與善不誣矣銘曰

金石之堅有時而折冰玉之潔有時而涅嗚呼節婦之志不可奪行皦皦兮女之傑身五福兮名不滅

故翰林侍讀學士朝列大夫張公墓碑

楊榮

故翰林侍讀學士張公志道閩之先輩君子也其德義學識為當時尊尚予恒以生晚不及親炙為恨公之孫隆以前刑部主事劉子欽所述行狀來請銘予讀之慨

嘆先輩之不可及尚敢銘公墓乎然以隆之請堅確弗  
可得而辭也按狀公諱以寧志道其字也元贈禮部尚  
書諱留孫之孫中奉大夫福建江西行省參知政事諱  
一清之子其先有光祿大夫諱睦者自光之固始從王  
審知入閩始居古田之梅溪至公會大父世延再遷邑  
之雲津坊一清先娶廖氏生三子頤興野俱幼而廖卒  
繼娶陳氏有賢德訓育廖所生如已出陳既有娠一夕  
夢小兒擎荷葉向月而拜覺而公生賦質清粹神采炳

煜襁褓中即嗜讀誦甫六歲日記千言嘗與羣兒遊寺  
中僧人難之以對隨口酬應意甚超卓聞者歆羨八歲  
時人訟其伯父逮于獄公忿不能平詣邑伸理令異其  
言有條序命賦琴堂詩立就且出語新奇伯父由是得  
釋年十五承父命往寧德受學于韓古遺越五年方歸  
學業大進鄉之學者莫不推許之登元泰定丁卯進士  
第初任黃巖州判官不踰年以計擒捕海寇殆盡民賴  
以安繼陞真州六合縣尹有惠政及民以丁內艱去官



服闋將上京師為兵所阻教授淮南者十年王鈍石光  
霽皆其門人也後復徵至國子助教累官至翰林侍講  
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祖考皆贈官祖妣賴  
氏母廖氏陳氏妻宋氏皆清河郡夫人既入國朝拜翰  
林侍讀學士朝列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每承顧問多  
所裨益賜誥褒諭恩賚特厚焉洪武己酉夏六月奉命  
齎詔印使安南封其國王未至而王卒國人請授其世  
子公不聽遣人請命于朝且教其世子服三年喪並令

其國人效中國行頓首稽首禮朝廷嘉之賜以敕書比  
之陸賈馬援並御製詩八篇以獎諭之未幾得疾卒實  
庚戌五月四日也公生於元大德辛丑四月十有五日  
至是春秋七十其在安南八閱月著書不少倦臨終自  
為挽詩意豁然也訃聞敕禮部遣官歸其柩所過有司  
設祭仍給在任三歲祿以贍其家以某年某月某日葬  
邑之極樂山初娶太原宋氏生子四人烜燧煒煜繼娶  
大名宋氏生子烜烜燧煒早世煜以明經舉湖廣蒲圻

知縣炬以茂才薦任江西新淦知縣官至刑部員外郎  
並著政績孫男七垣圻埴坦埏埧埴任南雄保昌儒  
學訓導更名隆煜之子也公所著文有翠屏藁淮南藁  
南歸紀行安南紀行集春秋春王正月考故翰林學士  
金華宋景濂瀏陽劉三吾皆稱公之文章瑰傑迥出流  
輩而非後學所及其尊敬仰慕于公者甚至予以末學  
又安能稱頌公之遺德哉因不揆蕪陋而為之銘銘曰  
世德相傳厥為名族固始徙閩肇于光祿積善流慶懋

毓文儒鬱如喬松溫若美瑜富有才華早登科第數歷  
中外英聲歛起際我皇明奉職詞林用宏裨益恩眷彌  
深使節煌煌遠臨交趾夷俗丕變龍顏以喜寵命方降  
訃音遠來天語興嗟失茲良材爰歸其柩復卹厥家生  
榮死哀綽有光華墓門有碑以昭厥德維公子孫永世  
承式

太子賓客國子祭酒兼翰林侍講致仕胡先生墓

碑

楊溥

正統八年八月廿七日太子賓客國子祭酒兼翰林侍講致仕胡公願菴先生卒訃聞詔遣官諭祭命有司營葬制得立碑其子暕昭奉江西叅政張君居傑所述行狀走京師請文余與先生有斯文之誼不可辭先生諱儼字若思世居臨江之新淦元末徙南昌先生天資穎悟自幼好學受經於伯父虞部員外郎汝器及游鄉校從郡中諸先輩講學若書若琴若詩文皆有傳授既長博極羣書至於天文地理律歷醫卜皆通其說先輩皆

稱許之以書經中洪武丁卯鄉試第二明年會試中副榜授松江華亭教諭以內艱去丙子改授長垣縣上疏乞近便養親詔許之改饒之餘干自是著為令己卯以薦陞安慶桐城令壬午太宗皇帝入正大統聞先生名召試之稱旨特授翰林檢討尋陞侍讀直內閣朝廷推恩封其父母妻室永樂甲申陞左春坊左諭德兼官如舊是年九月拜國子祭酒庚寅上北征命以祭酒兼侍講掌翰林院事輔導皇太孫監國洪熙元年以疾辭加授

太子賓客致仕此其厯官也先生筮仕華亭時尚少而能以師道自任勸勉諸生務實學勵行檢以變浮靡之習日親講授每至夜分雖隆寒甚暑不廢華亭長老皆稱重之謂先生必大用其在餘干如華亭時士子樂從之成效居多宰桐城以愛民為本凡可便民者以身任之民間積年逋負悉與奏免邑中虎為害傷民物乃齋沐告于神虎遂滅跡表朱桐鄉墓俾民奉祀嘗督漕運次三山值大風雪遇中流有覆舟命僕夫援之活其被

溺者三十餘人捕蝗途中見饑餓病者悉命里胥扶掖就民舍給以藥食是夜大風雨得免暴露存活數百十人入翰林時朝廷選任儒者若江右解大紳胡光大楊士奇金幼孜永嘉黃宗豫福建楊勉仁一時共事者七人先生在衆人遇有顧問必從容審度而後對未嘗以才智先人時論多之及兼宮僚在講筵凡古今治亂得失必反復敷陳以圖裨益以外艱去詔奪情道過南京見東宮詢及民情所對皆切時事為祭酒以身率諸生



奉守學規以圖成效一時人才翕然從化朝之公卿大夫咸推敬之時國子生有以故告歸者皆坐戍邊先生為言其情有可矜者乃得免先生雖掌國學朝廷有大制作若纂修太祖皇帝實錄及永樂大典天下圖誌諸書皆為總裁未嘗去館閣令桐城時嘗為湖廣鄉試考官其去取有公論在國學遇太宗皇帝幸太學御彝倫堂賜坐講經賜賚優厚縉紳榮之此其宦績也乞致仕賜璽書褒美復其子孫賜寶楮為道里費仍命有司給

舟車還先生閒居廿餘年日與學者講求性理之學親  
藩禮遇之方岳重臣咸待以師禮而先生未嘗一言及  
私自處甚淡薄歲時僅足衣食嘗表許遜韋丹廟請春  
秋致祭修白鹿書院此其處退閒之有道也先生達於  
報施之理凡處是非利害可否之間必審度以求至當  
惟恐貽患於人羣倫中有不合即引退不與辯以故所  
至能全交此又其守身之概也其為文以理為主不尚  
辭藻所著有願菴詩文若干卷行於世考直翁累贈朝

議大夫贊治少尹國子祭酒兼翰林侍講妣王氏累贈  
恭人配張氏累封恭人嘗受命婦冠服之賜子男三曰  
玘早卒曰暕曰昭女六人曰淑柔適劉瑱曰淑熙先卒  
曰淑美適王恒曰淑哲適毛宣曰陽貞適李起宗曰慶  
貞適孫景賢皆士人孫男四人謹詢訥詵孫女四人曾  
孫男二人先生臨終命斂以時服嘗卜城南懸榻里為  
壽藏明年閏七月二十五日葬之門生楊溥為之銘曰  
緊古有君子觀光于朝為國之賓及老而歸儀式後學

師道聿尊是為鄉先生歿而祭於社噫先生其人也

故通議大夫工部右侍郎羅公墓碑銘

王英

太宗皇帝以聖神文武之德入正大統制作禮樂修明  
典章興舉政事尤夙夜孜孜廣求賢才以圖治理歲甲  
申廷策進士得四百七十二人取士於斯為盛而選入  
翰林績學以俟擢用者得二十八人當時以為遴選之  
至與其選者吉水羅公尤卓然有所抱負者也公諱簡

字汝敬性穎悟方七八齡賦詩輒有奇句稍長受經於仲兄汝宏窮探博究旁及百氏之書學以大進補廬陵邑庠生遂舉于鄉第進士與選入詞垣是時嘉祥疊見朝臣多獻詩頌公所作長篇短章詞氣浩然超出同輩擢翰林修撰扈從車駕巡幸北京所經山川風俗多有歌咏九載陞侍講修高廟實錄賜襲衣寶楮仁宗皇帝臨御天下公言時政十五事降雲南道監察御史且令掌道蓋公所言過直故降官然亦以其敢言有學識使

歷風憲可大用也公執法持正理冤獄多平反者宣考  
嗣位交趾黎利弗靖成山侯王通等用兵無功陞公工  
部右侍郎與李琦等齎璽書諭利未至而通與利和自  
率衆出境矣衆止公勿徃公曰王通師敗辱國我受命  
諭賊可退縮不進乎賊雖凶暴必不敢拒詔與琦亟馳  
至其國宣上恩意利惶愧率其屬拜自首其過遣使獻  
金又奉表詣闕稱謝且請立陳氏之孫暲復命公徃立  
之既至利以暲已死乃張筵列女樂設宴公叱曰暲死

爾國人安可淫樂盡擊破其尊罍樂器時天晴忽陰雲  
起大雨雷震焚利居室利懼貢方物表謝還朝督兩浙  
漕運奏減荒田稅糧陝西言邊地腴田為權豪占奪致  
糧儲不充士有饑者命公徃理之公劾守將之貪暴者  
取田為權豪所占者經度頃畝均與細民糧賦倍加邊  
儲充足增置倉庾立輓運之法省民勞力又奏置河渠  
提舉官專掌水利而邊臣不得為姦利者輒加誣謗公  
還朝言之詔勿問命公復徃今聖天子即位之元年西

方有寇邊者遣將追捕公督糧餉至紅子城之地忽遇  
寇飛矢如雨中公左膊墜馬寇環聚以鋒鏑加其身欲  
害之一老卒與衆疑語良久乃舍之而從行吏卒皆被  
害方公之遇寇也運餉者遙匿草澤中見衣緋者數人  
在公左右若衛護之狀及公無恙咸以為神助云公在  
陝久有言其多疾者召還賜致仕及賜鈔給驛舟還鄉  
時正統三年五月也後一年十月二十五日終享年六  
十有八訃聞上遣官賜祭葬里之竹園陂山考養蒙先



生墓之左也公質修偉多髯剛果善裁制繁劇與人論議或異已輒叱咤而其中坦夷不匿宿憾事親孝謹處兄弟和教子姪嚴交朋友以義為詩歌文章下筆如長江大河滔滔不止遺藁悉藏于家羅之先居錢塘中葉諱輯者為吉州刺史因家郡城之印岡再世徙吉水之桃林宋寶祐間諱某與其子某同登進士所著有鶴林玉露傳於世至公之曾祖諱某祖諱時中俱有學行時中贈工部侍郎父諱養蒙號耕樂翁工於詩詞累贈通

議大夫工部侍郎妣李氏與祖妣蕭氏俱贈淑人公娶  
李氏蕭氏子四人數先卒次敏致孫男八人曾孫男  
三人曾孫女二人公致政而歸也杜門不出以吟咏為  
樂而鄉人以公仕久多蓄積嗇於散金及沒棺斂之外  
囊篋枵然皆歎其操守不可及也公之諸孤既奉狀以  
墓碑為請而從子孝感縣令勉學來京師泣而言曰先  
叔教養諸姪其恩不敢忘刻碑當竭力其請益至予與  
公同年同選入翰林同官于朝相知最深誼不敢辭銘

曰

於皇太宗聖德隆崇儒用賢昭治功詞苑濟濟來羣龍  
公志卓越先奮庸擢職太史文最工播厥歌頌聲颯颯  
一封諫疏達九重要簪笏角馳青驄臺端凜凜生威風  
司空貳卿品秩崇持節遠厯銅柱東蠻獠稽顙俱服從  
經理西陲勞厥躬田疇均一兵餉充中遭敵衆如聚蜂  
神庇公不罹其鋒歸休林壑巢雲松安榮佚樂以令終  
竹園山高馬鬣封巉巖千仞石可磨刻銘昭德垂無窮

河南布政使司左布政使李公墓碑銘

錢習禮

太宗文皇帝入正大統首下明詔搜揚側陋思得天下  
才智之士以共新治道而尤嚮用儒術永樂癸未建試  
取士四百七十二人在位二十二年凡以科取士而咸  
稱是科得人為最盛河南布政使司左布政使李公昌  
祺其一焉公少負材器志於用世繇郡學生以明經取  
進士第簡入翰林為庶吉士性素介特至是益自檢飭

達官勢人未嘗謁之私第會修永樂大典禮部奉詔選  
中外文學之士以備纂修公在選中例凡經傳子史下  
及稗官小說悉在收錄與同事者僻書疑事有所未通  
質之於公多以實歸推其該博精力倍人辰入酉出編  
摩不少懈退復以其餘力發為詩文應人之所求者皆  
典贍非苟作隱然聲聞館閣間書進被宴賚擢為禮部  
主客司郎中部凡四司主客視他司最煩劇官難其人  
公以明敏濟之不怠剴治其間庭無留事退視其私一

室枵然無長物俸不足以供費泰然不以屑其意堅苦  
礪節時流少與為比尚書呂震有巧佞材倚被主知狠  
愎自用專以嚴憚下人羣吏莫敢仰視慢易僚佐少忤  
其意者輒中傷之衆皆側目而待公特異有所承稟色  
詞俱溫始終不少衰駕幸北京仁宗以皇太子監國兩  
命權知部事行在吏部奏藩憲員闕太宗命簡兩京朝  
臣有材望者補之仁宗舉公等若干人應詔宴于禮部  
予道里費至即陞為廣西左布政使朝野榮之廣西地

極南徼谿洞猺獠時出剽掠邊氓苦之公至而威望凜然狙伏深阻不復出為民惠境內晏安政務修舉尋丁外難去官吏民皆追思之服除入覲仁宗在位言于朝曰此佳士良不易得在列竦聽退而相與嘉歎不已先是河南連歲旱蝗民多死徙太宗震怒被災郡縣有司不以上聞者悉逮寘于法思得人以撫安其民改公往涖河南被命即就道既至宣布主恩疏滯舉廢抹災卹患憫下窮繩豪猾去貪殘方岳之政所當舉者悉盡心

馬質明起眠事日入方息居數月政化大行聲績茂著  
後丁內艱歸服喪河南荐饑本司累奏起公治之宣宗  
命奪喪乘傳赴官為治如初勤勞倍之因感風疾徃徃  
增劇不待引年堅乞致其事詔報可之既歸而先廬僅  
庇風雨服食清約如寒士伏臘不充處之裕如居雖密  
邇郡城足跡未嘗至公府守長於政務有所咨決極言  
無隱因其言民陰受其惠者居多病間輒書不去手吟  
咏自娛遠近有求文者應之不倦一日疾革遺訓二子



惟以力學修身為言餘無他語儵然而逝時蓋景泰壬申二月二十五日距生洪武丙辰六月二十六日壽七十有五公諱禎昌祺字也僑巷白衣山人運覽居士其號也李氏世家金陵宋南渡有諱義者仕為郎中扈從隆祐太后南上留居吉水之烏江元時諱某者自烏江徙居郡城之吉陽門又徙今之螺川巷因為廬陵人曾大父道華大父充國皆隱不仕而以行義稱父伯夔力學工詩名聞當時母劉氏公生資稟英悟早即嗜學成童

屬對賦詩語出驚人弱冠為文藻思溢出蔚有老氣不  
惟一時材俊若禮部侍郎曾公子榮輩相與頡頏名聲  
不相上下鄉之老成人亦皆駭其文識謂必顯於時平  
生所著詩文有藁若干卷藏于家平居孝弟友順出於  
天性恤孤赴難皆盡其力元配艾氏繼配劉氏皆有淑  
德艾氏早世女一人以妻郭孚俊劉氏子二人長曰宣  
次曰定篤志力學克傳儒業今補郡學生將決科取仕  
矣女二人以妻陳雅量朱貞符孫男五人女六人墓在

縣之紫雲山招義院之西從先兆也定奉事狀來謁銘  
以刻諸墓隧之碑於乎昔之所謂大臣者委身徇國夙  
夜憂勤以任天下之重遑恤其私故宋杜正獻公身至  
大拜歸老無屋以居寓於南京驛舍范文正公晚參大  
政妻子僅給衣食至其歿也家無以為喪公任牧伯身  
寵家溫固其宜也而乃俛盡厥職空乏以終其身所謂  
貴而能貧揆之二公夫何媿哉賦彼顧利冒恥不為公  
議之所右者其賢不肖何如哉因定之請論次公之里

系官閭蹈履之詳為銘以刻諸貞石又何媿詞銘曰

聖明御極宵旰渴士天心純佑俊乂雲萃奮庸于朝布  
列有位效其智能稱厥任使公起茂科立躋顯仕兩典  
大藩所至稱治去其煩苛泣以簡易招徠罷氓奠安田  
里震疊遠夷綏靖邊鄙惠洽羣黎威憚健吏威惠並施  
本仁輔義夙夜孳孳弼成化理先民有云國之利器牖  
下告終得正而逝螭蟠豐碑表厥墓隧昭其民庸垂示  
永世

明文衡卷八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明文衡卷八十三

明程敏政編

墓誌

故江南等處行省都事追封丹陽縣男孫君墓銘

宋濂

君諱炎字伯融姓孫氏金陵句容人曾祖某祖文嗣父顯卿皆為儒母洪氏君身長六尺餘面黑如鐵一足偏

跋於書少所不通喜雄辨累累數千言常窮一座人人  
莫不畏其口長於歌詩元至正中天台丁君復同郡夏  
君煜皆以詩名君遊此兩人間日夜相切劘益得其旨  
趣下筆一掃百紙可立盡辭彩爛然驚動江東雅好飲  
酒常與夏君對飲賦詩各務出奇相勝每得一雋語槌  
案大呼譁聲撼四隣所與交皆當時豪傑間出遊四方  
君既以氣自負常輕視章句儒衆中常自許曰孫炎豈  
齷齪輩伍邪然卒無容之者竟困而歸歲乙未今上皇

帝渡江來金陵開江南等處行中書省聞君名召見與  
論君陳元運將終勸上延攬智能士以圖大業上甚悅  
辟為掾每問以事慷慨激烈所謀多合上心上愈嘉重  
以為可用戊戌從征浙東以勞擢同知池州府事尋改  
池為華陽府即拜君為知府皆有聲明年十一月召為  
省都事會處州降擇鎮安之者咸以處在山海間盜賊  
憑結非君莫可治上亦才君入省月餘遂命為處州總  
制錢穀兵馬之柄悉委之不取中報且以省符未署者



付之聽其自辟任君足馬入處州時城外七里即賊營  
老猾黠蠻狼嗥虎踞不奉官府約束君至坐廳事驅城  
中民跽階下諭以元將亡及上起兵意謂民奉法則生  
否必為齏粉語甚剴切民皆叩頭流血誓不敢二心退  
則轉告其鄉民以為孫使君仁且武不比舊官可玩狎  
君亦下檄屬縣徧諭之由是投兵來降者相繼于門數  
月皆化為良民君復擇其驍勇者練為兵時時肄習之  
拔其服衆者為長有寇則率以禽寇事罷散歸為農有

所警發馳一符立至軍門無敢或後姦吏巨族素驕橫者斂手吐舌畏之如神不敢出聲語雖在數百里外皆縮氣屏息如臨其家郡民賴以安皆謂得孫使君治郡晚時上欲用人而秀民有才能者見方戰爭勝負未分皆伏匿山谷中不肯出君患之鈎致一二人問有才者為誰今皆安在錄其姓名為書遣使者招之而劉君基章君溢尤為處士所推劉君最有名亦豪俠負氣與君類自以仕元恥為他人用使者再往返不起以一寶劍

奉君君作詩以為劍當獻之天子我人臣不敢私用封  
還之為書數千言開陳天命以諭劉君無以答逡巡就  
見君置酒與飲論古今成敗如傾河決峽略無疑滯劉  
君乃深歎服曰基始自以為勝公觀公論議如此基何  
敢望也君既以口舌安反側郡上方征伐無一兵與君  
壬寅二月苗將賀甲李乙叛襲君而所練卒亦應之君  
無援被禽幽室室中列卒環守脅君降君紿之曰若生  
吾吾能成若事賀李知非其本心恐留自遺患遇夜以

燭鴈丰酒饋君曰以此與公訣君拔佩刀割鴈舉卮酌酒仰天嘆曰嗟乎丈夫乃為鼠輩禽然我死義爾賊死肉臭狗且不爾食卒怒持劍瞋目擬之君飲酒自如食竟叱其解衣君罵曰此紫綺裘乃上賜吾者賊勿解吾當服以死引枕而卧賊俟其睡乃害之時某日也年三十又幾事聞上嗟悼久之是年某月日以其喪歸葬金陵南門外聚寶山之陽後二年贈徵仕郎戊申上即帝位念君死事之忠追封丹陽縣男仍命有司復其家君

先娶王氏初國兵入金陵不屈死生一子毅繼平氏君  
事親孝與人交緩急可仗有古烈士風遭時遇變所為  
可稱道守死不二卒成美名可謂俊傑雖位不大顯生  
不永年然忠義之士當與天地長存不足為君憾也君  
所為詩若干卷門人蔣敬編次傳於世銘曰

元季政亂盜若蓬戈矛相劉河漢紅江淮中間飛一龍  
誰其輔之惟羣雄維時孫君起章逢齒牙差差萬劒鋒  
陸前論事聲震鏞帝一見之為動容俾知大府佐幕中

鋤姦剔蠹則罪功括蒼告降內猶誼君持節總兵戎  
疋馬三矢輶一弓徐行直入如涉空羣豪禁伏偃且恭  
大開城門滅燧烽口宣檄告悛頑兇敢有弗悛屠其宗  
銷兵鑄鐵耕以農生民有如魚脫量拔諸水火哺殮饗  
莫徭內蝕據崇墉乘其不備襲且攻君氣吞賊兵力窮  
長蛟在陸制蟻蟲仰天叱月月為東義不負國徇以躬  
游魂上天化白虹下壓賊營賊眼朦大軍四來若雷春  
析骸解項殲羣獍死事上聞帝哀恫贈官復戶頒爵封

生氣凜然薄蒼穹生為偉人死則忠位卑壽齒名譽豐  
脫令耆父登侯公死而無聞鬼猶慘取彼棄此孰纖洪  
史臣焯行鎮幽宮名與天地期無終

元封從仕郎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左右司都事鄭  
彥貞甫墓誌銘

嗚呼大同之世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貨不必藏  
於已力惡其不出於身自大道既隱情偽日滋此尼父  
所以有不及見之嘆雖然秉彝天性亘萬古猶一日縱

時有汙隆而其道則未嘗泯滅有若浦江鄭氏非一家  
之三代乎其七葉之長彥貞君非三代之英乎彥貞諱  
鉉彥貞字也其家自宋南渡初即合食為義門迄今已  
歷十世宋元二朝國史皆為立傳家教修明有遺範二  
卷俾奕世守之彥貞嗣主其政益勗勗畏謹正己以蒞  
物或行其所未至或補其所不足家人翕然遵化一堂  
之上雅雅雍雍動逾千百指愛無不均也情無不一也  
不知孰為親而孰為疏也視其貨泉則錙銖皆聚於公



且曰我惡敢私也察其事功則羣趨而競赴又曰此吾  
分當然也爾何與哉雖甚勞弗懈義決仁孚和氣充牣  
四海之廣莫不聞知過其門入其庭者神暢心怡而鄙  
吝之萌銷沮無餘退而有言僉謂昔之義居如樊楊張  
李之流誠所不及而益重彥貞君之善繼先志也彥貞  
自幼沉毅端慤屹然如成人雖朋舊不敢狎視語一近  
輒輒白眼望之聞人有輕己之言輒自責自厲惟恐如  
其料及壯主貨財倡家意其易惑百端傾誘之每正色

叱之使去倡大詫曰此鐵心石腸人也彥貞事父盡孝  
父病在枕席其妻卒不敢哭強顏乾笑以奉湯藥竟不  
使之知後八日父亦卒彥貞哀慟幾絕水漿不入口者  
三日鬚髮為之盡白及至終喪外舅張必慶憫諸甥  
鬻骨  
肉者多矣忍令吾兒陷之邪不聽彥貞年未四十君子  
義之時天下承平衣冠萃于燕都翩然出遊以充其見  
聞揭文安公侯斯在禁林黃文獻公潛居成均二公以

文辭鳴當世皆折行輩與彥貞交論文談詩或至達旦不休一時士大夫見彥貞方嚴皆敬憚之或酣酒放歌聞履聲即斂容正坐不敢吐氣自時厥後彥貞仲子泳與從子深同講授托克托太師家彥貞為書數千言陳時政之弊令進於太師太師多采而行之彥貞尚風義舊與參政呼圖克婁斯游其子為武義宰免官留武林貧不能自存彥貞延其家十口來浦江給衣食三十餘年隣有瞽者跛者彥貞養之終身每風興告饑者填門

彥貞積餘飯親攜簞分餉之至老不厭元季兵起州郡俱繹騷大將數統兵入境服義門名皆戒士卒毋敢犯樞密判官阿勒呼木帥軍五萬一夕驟至奪民廬舍以居二十里之內雞犬牛羊盡斃彥貞說之曰明公非太師之偏裨乎太師征高郵尚以無罪去國况明公之士卒恣行不道乎脫有一人言於朝不識明公將何以處之阿勒呼木愕然曰業已如此為之奈何彥貞曰為明公計者甚不難浙東據山阻海其民頗柔馴易制明公

誠能撫定而綏輯之俾他兵不敢東向執政柄者尚敢以噓咳相驚乎行且錄明公之功矣阿勒呼木不覺屈膝曰非公不能聞此言命左右致束帛為謝明日下令啟行一軍肅然曾未幾何國朝大兵取婺州彥貞攜家避入諸暨流子里時李曹公文忠統兵來過嘆曰此義門也今世罕見之躬為扃鐃而去事平遣帳前先鋒率民兵二千護其家歸浦江人以為彥貞積善之報云彥貞年七十以甲辰之歲四月十四日終于家其月二十

八日葬于諸暨州桐山鄉宣山之原家庭內外不問服之有無咸嗚嗚哭哭則盡哀一縣之中若宗黨若婣連若三農百工若鄉士大夫皆素衣冠拜哭哭亦盡哀傍邑之賢者聞之亦竊哀之曰是家實無愧於三代使尼父生於此時未必不樂道之今其七世之長亡矣薰漸之益吾屬將何望乎嗚呼此可以聲音笑貌為之哉彥貞之致是者必有在矣彥貞之先自歛遷睦又自睦來遷其詳見諸譜圖記同居初祖諱綺字宗文宋乾道中

賜號冲素處士朝請郎守郎中晏穆為銘其墓父文泰植志不屈人下設施運量大能昌其家文泰乃青田尉德璋子出為伯父德池後德池之父致則處士曾祖也妻張氏有婦德敬夫如賓沒齒無一言相加遺男子五人長漢才優識精雖不大聲色子弟莫不畏之量入為出而其致用恒裕如也次即泳通經而有文累官從仕郎温州路總管府經歷得封孝貞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左右司都事亦階從仕郎次湜東陽丞人謂才如長兄

次漢江浙行省宣使次滌庶出也女子一人歸東陽蔣  
嘉亨孫男十人楨棧榦樞模格棠木杲柯女八人其二  
適嘉亨之子昭及其從子明其一嫁同邑張宗餘皆未  
行曾孫男八人燾燿炎焦煥光熒燄濂也不敏與彥貞  
有連而彥貞子若孫又皆從濂授經其相知實深然而  
宦游南京彥貞之歿斂不得憑棺窆不得臨穴將何以  
釋其悠悠之思唯紀載羣行鐫之樂石可以垂聲光於  
不朽貽矩則於方來是猶可為也於是不敢讓姑徇漢



等之請而為之銘銘曰

大道之行天下為公風氣敦龐臻于大康異體同心情  
無不通此謂醇熙三代之英世遷俗殊道德淪喪紛臂  
借褻秦法之涼肝腸充室形骸閉藏愜我寤嘆涕泗霑  
裳彼美鄭君沉毅自強上承奕葉合族共煬內教云飭  
外政復履規重矩疊適有耿光曷以致茲曰率其常或  
斂以舒或翕而張有子將將有婦洋洋無間戚疏萃于  
一堂孰為尊章誰為父兄至和不冒奚有畛封倘涉其

庭煦如春陽浹人肌髓薰為善良人亦有言此為世防  
非君之賢莫襲其芳襲之斯何既明且剛以仁為食以  
義為漿翳能使昭枯堪再榮百鳥喧啾忽見鳳凰宜覽  
德輝西東翱翔豈意鍛翮竟歸冥茫載者亡車渡者失  
航瞻望弗及盡然感傷仙華邛邛浦汭湯湯緬懷德人  
何日而忘

故詩人徐方舟墓銘

庚子之夏皇帝遣使者奉書幣起濂於金華山中時則

有若青田劉君基麗水葉君琛龍泉章君濫同赴召遂  
出雙溪買舟汴桐江而西忽有美丈夫戴黃冠服白鹿  
皮裘腰綰青絲繩立於江濱揖劉君而笑且以語侵劉  
君亟延入舟中葉章二君競來譴譎各取冠服服之竟  
欲載上黥川丈夫覺之乃止濂疑之問於劉君曰此何  
人斯諸公乃愛之深邪劉君曰此睦之桐廬徐舫方舟  
也濂故聞方舟名亦起而鼓譟為譴共酌酒而別聲迹  
不相聞者久矣自時厥後葉君出守南昌歿于王事後

五年章君為御史中丞以卒又後十年劉君亦官至御史中丞受封伯爵投老于家復以一疾不起又五年濂亦乞骸骨還山白髮垂領頽然成老翁矣今年冬來朝京師忽方舟之子膺持中書舍人史靖可之狀來謁隧道之銘則知方舟之死歷一十二年矣嗟夫人生如寄石火電光真不堪把玩如此良可悲哉濂因語膺以舊事為之悽惻者久之乃序述其事曰方舟故簪纓家自幼有俠氣好馳馬試劍尤善毬鞠之戲視拘拘法度士

如無物稍長幡然悔曰此豈君子道哉即從師受章句  
為進士業操觚為文輒爛然成章已而又悔曰是如蠹  
書蟬出入於故紙中何有終期哉人生貴適意盍習古  
歌詩以吟咏性情庶幾少遂其願耳先是睦多詩人唐  
有皇甫湜方干徐凝李頻施肩吾宋有高師魯滕元秀  
世號為睦州詩派方舟悉取而諷詠之鉢肝剗腎期超  
邁之乃已積之既久圓熟璀璨明珠走盤而玉色交映  
也方舟猶以為未足出游江漢淮浙間與名士相摩切

而詩道益昌江浙行省參知政事蘇君天爵聞其賢力  
欲薦之方舟曰吾詩人爾其可縻以章紱邪竟避去築  
室江臯日苦吟於雲烟出沒間儵然若與世隔因自號  
曰滄江散人天大雪獨泛舟釣江中終日戀戀若不忍  
舍去見者疑其非世間人元季兵亂益韜閑不出易為  
隱者服人莫知其蹤跡所在有瑤林滄江二集各若干  
卷唐詩通考若干卷藏于家云方舟平居喜怒不形于  
色無急步無疾呼罔測涯際性尚風義宛陵羅氏率五

百指來避兵方舟衣且食之病者注藥死無所歸則擇地藏之久而弗懈事平具巨舟載之還家至正丙午正月九日方舟以疾卒壽六十八其年某月日葬于某縣靈山之原君子稽其自號題曰詩人滄江徐方舟墓表其志也方舟高祖某宋四川制置使曾祖某某路提舉常平公事祖某始自淳安遷桐廬今為桐廬人父子奇元中順大夫平江路總管府治中致仕妣皇甫氏妻張氏有婦道前二十九年卒子三人長曰行蚤世次日鼎

次即膺以文學受薦授淮安桃源丞女二人適某某孫男九人某某孫女二人未行瀟謂君子出處固立志之不同然亦有命焉當劉君之出也銜方舟以隱自高數欲挽起之會有故而止方舟獲終老於山林亦豈偶然之故哉余思方舟其人而不可得俯念疇昔盡然傷情乃歷序其故而銘之曰

有才不施一發乎詩日星月露草木走飛人事變遷可愕可悲舉無適情入我範圍咳唾所及皆成珠璣一旦



觀化魂無不之非湧醴泉定生靈芝昭德之符千載弗虧

張府君墓誌銘

無錫有卓偉倜儻之士曰張君飛卿身長七尺面如赭玉盤雙瞳炯炯照人鬚鬣奮張見者為之改容然氣岼孤騫不同一世側媚士雖當時貴人言不循理必面折不少貸或譏君疾惡太甚君曰天生我口所以出言也當言而反訥惡用口為元之季世偽吳張士誠據姑蘇

而無錫相繼陷髡黥盜販之徒首纏絳帕手執戈矛巡  
門嘯呼民情洶洶恐旦暮有屠戮之慘君曰避寇路絕  
奈何捉筆大書邵堯夫聽天吟於屏曰上天生我上天  
死我一聽於天有何不可隣曲來問計者君不答指以  
示之君子以為知命吳元年丁未皇明兵破姑蘇太傅  
徐魏公縛士誠送京師遣豫章侯胡公帥師圍無錫吳  
將莫天祐時號老虎猶欲聚土尊固守太傅再命使者  
諭降天祐俱殺之太傅怒傳令胡公曰即不下可屠其

城君知事急率二三老父往見天祐揚言曰吾民不見  
天日十二年張氏已就縛縱負固自守將誰為況未必  
能守邪天兵如雷如霆膚之者無不齏粉一城生聚死  
生定在今夕願熟慮之天祐沉思良久擲帽於地曰誠  
如君言乃縋南城而下走謁胡公胡公問所以來之故  
君進曰無錫亦良民安敢自外聲教不幸居割據之中  
咫尺雖近奚翅千里之遠耳目塗塞若罔聞知明公奉  
揚天威頓兵城下勢若泰山壓卵孰敢不懼今不避萬

死特為生民請命惟明公加察焉胡公覩君氣貌非常  
言辭復慷慨喜曰君誠福人哉城不受兵宜也遂命君  
還君叩城門呼曰亟開吾事濟矣閤吏啓關而入天祐  
出降所活數十萬人胡公去民爭聯帛為帳賦詩詞餞  
之君皆為作行草書鳳舞鸞翔人以為不可及初君贅  
女氏沈福家沈賢而無子君養其夫婦終身而尤篤孝  
二親敦愛昆弟田宅悉讓與之弗問君有志事功當路  
忌其峭直不敢薦其大父居仁尤負氣不羈元至元中

江南皆附有官福王府者以賣降投官出入騶從甚都會夜歸居仁適前行隸卒屢呵止之居仁張目叱曰斫頭賊斫頭賊既賣爾主矣尚敢爾邪反足蹴碎紗燈籠官恚甚執送縣令欲斃于獄縣令命吐辭歎驚曰此奇男子也釋之父顯有先人風隱居教授非類不敢近或者謂君之抱負濡染家庭為多君嗜學不倦酷愛孟軻氏養氣之說反覆為諸子誦之援毫為詩須臾成章皆有可觀而未嘗存藁生二子長壽溫潤如玉博學攻

古文至正末連中鄉貢進士舉入于國朝用薦者應奉翰林文字累官禮部尚書次所安女一歸某孫二訥與訖也君諱翼飛卿其字卒于洪武二年四月二十七日壽六十九以某月日葬惠山西南張山之原嗚呼傳有之活千人者其後必封君以剛明正直之才雖不為時用片言之間活數十萬生靈之命陰功在人者甚夥宜其嗣人位司喉舌而秩聯六卿也天之施報豈惟是哉貽封所及澤漏九泉不至於公侯吾未見其止也銘曰

君子之學養氣為先氣之浩然其直如弦有若張君剛烈之姿嫉惡如仇白眼望之曷以致斯訓自祖父彼賣降者叱之如鼠干戈續紛孰不褫魂死生聽之謂有命存十萬雄師自天而墮泰山壓卵城無不破何哉老羆猶欲跳踉大言讐之俾出就降乃縋南城乃謁轅門為民請命如救溺焚片辭之間竭盡始終漫漫殺氣變為春融昔焉磔磔懼為白骨今也嘻嘻冠衣有秩活我者誰咸言君功告厥子孫以傳無窮天道可徵君有賢嗣

朱衣金魚出入禁藥惠山之陽張山之原有蔚者阡英  
風肅然

太原郡夫人葉氏墓誌銘

王 禕

洪武三年正月庚子中書右丞王公溥言于天子曰臣  
之父晉母葉氏實生臣溥及臣弟漢寶而臣不天父也  
棄諸孤蚤所恃者母氏以長以教故臣兄弟克有成立  
而母氏之亡亦已十八年顧臣無似獲事陛下比者推  
恩褒崇二代假寵於王氏甚厚獨念臣去鄉邑日久儻



賜之告得歸展省丘墓以伸私情臣不勝至願於是皇上憫焉有旨予告所以撫諭之者良至仍勅儀曹具祭物給之公將行以母夫人墓宜有識請銘於史臣王禕禕不敢辭謹按追封太原郡夫人諱某姓葉氏饒之安仁縣人歸同里石港王氏為贈資善大夫中書右丞上護軍追封太原郡公諱晉之配資善大夫中書右丞溥昭勇大將軍崇仁衛指揮使漢寶之母夫人性慈惠治家以勤儉族婣里黨莫不稱其賢至正壬辰干戈倣擾

饒信首被兵明年三月右丞公奉夫人避兵於信之貴  
溪倉卒之際母子遽相失繼而公起兵衛鄉里會皇上  
徇地江右遂舉其地來附拜中書右丞分鎮建昌蓋自  
癸巳至丁未凡十五年夫人所在不可知而公思慕之  
情日夜未嘗置是歲正月忽夢夫人若告以其所在者  
命卜者筮之其繇辭曰非巖即穴厥得朽骨五月躬率  
士卒詣貴溪之桃源山即向夫人避兵處也伐林木入  
山以物色求之不得夜號者三日既乃得其地居人吳

海能言兵相逼時夫人病不能行即自投井中死矣公乃披榛棘尋得井俄有鼠自井中出跳入懷中旋復入于井汲井索之夫人之遺骸果在焉公哀號益不自勝以是月某日具衣衾棺槨即其地禮葬之夫人之卒享年六十有七二子即公及漢寶也孫男若干人女若干人嗚呼父母之喪人子之不幸也而右丞公則又遭乎其子之變罔極之德曷從而報之抑人子之圖報其親者固無間於存歿用是公以功業自奮出入將相勤勞

王家而貽恩錫命賁及泉壤所謂立身揚名以顯其親者於是乎在是雖遭事之變而能合禮之正仁人君子復奚憾焉銘曰

顯允王公乘時奮庸入建相業出成將功載念所恃實有我躬昔丁艱難久銜哀哀孝思之至神明可通乃安體魄兆域以崇以壤以樹若堂斯封天子有命禮賁飾終龍光赫奕賁于幽宮公曰噫哉君命實隆豈我陋微能亢其宗靖思厥繇積慶所鍾春雨在草秋霜在松世

世子孫來瞻來同

謝節婦墓銘

節婦謝氏諱黻金華人也謝氏儒家有女不肯與凡子  
擇所宜歸得同邑吳履字德基以為壻節婦性剛而質  
柔巽平居不妄嬉笑勤儉以治家而事舅姑奉賓祭舉  
無違禮履為儒學官宦游於外其得無後顧之憂者節  
婦內助之功居多歲己亥大軍下建德勢且東節婦語  
其夫曰亂將及矣盍為走避計先事弗圖後悔何追察

其夫意猶豫未決則志曰盍不歸我母家我母家有深池萬一事不測當有入水死耳義不身受辱也未幾蘭溪破亂兵四出剽掠而履適他往節婦攜男女走入金華山中途失其幼男號哭求之弗獲而兵且至自度不可免行至向塢巖險處以幼女投巖下身繼之而死十月七日也死十餘日履以物色求之得其尸叢棘中面猶如生遂祔葬向嶺先墓之次於是得年三十有九矣生男五人今存者二曰穎稚女二人今存者一曰媛適

張惠既葬德基屬其友王禕為之銘王禕曰嗚呼頃歲以來天下大亂彝倫之數甚矣自學士大夫猶不敢望其盡節而況於女婦乎當是時謝氏乃能秉節以死賢於人遠矣銘其曷有媿辭銘曰

人孰不有死死其難乎烈烈節婦處死為安乎豈躬之弗恤將歸全乎貞名懿標圭璧其完乎倫紀用以立不永傳乎勒銘昭之茲鑒觀乎

黃菊東墓銘

謝肅

宋季朱子理學既行于天下而明士猶守楊文元沈正  
獻二公之說及文潔先生慈溪黃公稽經考史一折衷  
於朱子著書滿家於是士方翕然向風盡變其所學始  
知朱子有以繼周程而接孔孟實文潔有以倡之文潔  
歿其季慙菴先生彥實當宋之亡元之興以家學教授  
明越間與韓莊節先生明善袁文清公伯長相友善士  
而授業其門者或明經修行或摘文決科皆卓然有立  
若餘姚菊東先生其一也先生諱珏字玉合菊東其號



姓黃氏世居剡高祖諱某仕宋官至某州別駕徙餘姚之四明鄉而家焉祖諱雷字震卿妣翟氏父諱士儀字正甫妣舒氏先生天資廉靜朴厚八歲始能言言已中節於時喪母哀毀如成人出就外傳雖大寒大暑雞鳴必起盥漱而誦習至夕則秉燭對卷不知急雪之打牕而飛蚊之唾膚也十二三祖令說所讀春秋謬於經旨祖慨然曰吾欲爾紹儒術乃若斯邪遂身親教之至十五六從顓菴受蔡氏尚書以求二帝三王之心研極根

祇既有所得而郡邑巨室爭致先生于師席遂客授者  
餘四十年中間屢試江浙鄉闈不一售則又嘆曰明經  
豈專為決科哉況得失命也遂刮絕仕進意然未嘗一  
日舍書不觀尤喜慨邵子皇極經世書指趣精妙貫徹  
天人有以自樂嘗曰天人之理微邵子能推帝王之道  
大蔡氏能解然非朱子訂定而發明之愚亦何能窺見  
彷彿邪其為學蓋至老而益勤先生有同母兄璧庶母  
弟瓊瑤玠庶母諱先生先生失愛於父而孝友益篤卒

無間言父令諸子析爨先生於家貲悉聽諸弟所欲無  
幾微靳色及父歿先生以後事先生治父喪所費皆  
已出不取于弟人或難之先生曰從先人志耳尋常中  
語及母夫人輒涕泣不能食歲時祭祀必極誠敬每自  
誦曰父子兄弟天屬也其可以死生而貳其心乎有富  
人兄弟以嫡庶分貲產不均弟欲據他事訟兄釀致其  
罪先生沮之再四弗聽則怒之曰若即訟陷兄死地何  
面目入祠堂見祖宗乎況若子孫相讐不共戴天禍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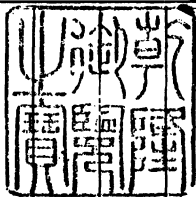
測乎必若所為吾絕交矣因感泣而止其兄聞之驚曰  
微先生我家幾破為置田宅以奉先生先生曰吾言義  
也不可以圖利終不受其所行類如此先生平居衣服  
飲食給於學徒晚益空乏且末疾所纏未嘗恣嗟胸中  
曠然唯誨人以善日益慊慊壻劉景祚居上虞白馬湖  
上延先生訓其子既至與太原王萬石陳郡謝肅數為  
文字飲以逍遙乎海雲山月間一不關餘事凡十閱月  
而先生之女卒哭之哀遂還海濱寓所國朝洪武三年

冬十有一月五日夜三鼓疾甚召其子熙命之曰吾歸矣汝善自持其身語畢正衣冠端坐而逝年七十一士大夫哭之曰篤學力行君子亡矣熙奉柩以是月甲子祔葬於上虞建隆塋先塋兆次遵治命也先生娶同邑宋氏宋忠嘉公諱師禹之五世孫諱某之女有懿範先生九年卒子男一人即熙能力貧事親女一人某即先卒者孫一曰階在先生卒後生有詩文若干卷其道事理大抵由艮菴以沂慈溪者也又七年熙具行實踵

門而泣請於余曰先生親舊惟吾子相知尤深而墓未  
有銘敢請余惟先生學有師承行為鄉表不及用於世  
而安貧守道以終其身今其子熙知讀書善治生買田  
築室以紹先業族姻朋友咸稱其能又能顯揚先德不  
使無聞則先生為有後而天之報施之者其在斯乎遂  
銘之曰

於學允殖於行允飭茲為老成式孝且友義信是守以  
表宗鄉帝王治體天人奧理探索孔明厥畜靡施自求

所志斯邈而亨最美于石終古弗泐後人之慶



明文衡卷八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明文衡卷八十四至  
六

詳校官庶吉士

臣

翁樹培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編修臣勵守謙

謄錄監生臣呂長生



欽定四庫全書

明文衡卷八十四

明程敏政編

墓誌銘

翰林應奉唐君墓誌銘

蘇伯衡

翰林應奉唐君處敬年四十有四以病卒于濠之瞿相山其孤之淳奉骨歸越祔于山陰縣丞務鄉赤土山先塋之次而為狀授使者將圖其不朽於伯衡昔歐陽子

深慨夫文之復古者難得其人又謂學者文章見用于世鮮矣况得施於朝廷而又遭人主致治之時乎君之文可謂無媿於古矣亦既遭逢盛際而用之朝廷矣然未究其用以一胄之故至廢為耕民而困頓以死其文章迄不得施諸典冊遂使一代之詔令不能追還三代之盛是雖曰有命抑豈獨君之不幸歟故於其死也凡知之者無不為之悲而至今論者猶為進退人材者惜焉伯衡知君特深安可使君賁志地下而無一言以白

之君諱肅處敬其字也自號丹崖居士世為抗之新城人君之父始遷居越故今為越之山陰人曾祖文源祖榮貴父應麟母汪氏君生有異質敏而克勤幼從先生王萊山授毛氏詩比長兼通諸經旁及子史陰陽醫卜書數之學無不研究資為古文簡潔而雅奧律詩步驟盛唐樂府古詩上薄漢魏場屋之文特其餘事尤工篆楷深得筆意至正壬寅君充賦江浙中其選以道梗不得上春官省臣便宜授杭州路黃岡書院山長轉嘉興

路儒學正皇朝取浙西例起赴南京君以父憂東還洪武三年春用近臣薦召至京師纂修禮樂書其夏擢應奉翰林文字承事郎其秋科舉法行預考南京貢士有織文之賜其冬扈從東宮拜英陵有襲衣之賜至明年夏以疾失朝參例免官歸鄉後例謫佃于濠則癸丑之秋而君以是秋至瞿相山卒於甲寅十二月六日而歸祔以乙卯七月二十四日娶汪氏子男一之淳也強學能文克世其家女一人早卒孫女二人尚幼所為文十

卷藏于家庶其不朽者在是伯衡無以加之矣銘曰  
世所須而或乏駑駘以之駕馭材適用而不急騏驥不  
免棄置故君之文足以華國而其身竟死於忙隸非人  
之能不能亦世之貴不貴也悲夫

故元中奉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周

公墓誌銘

至正乙未閩括之寇蔓延平陽且兩歲矣民之黠者跳  
跟以相附和弱者不能自立於是四境之內胥而為盜

者十六七淞東道宣慰使恩寧普來鎮溫求可屬任者  
僉薦公可宣慰問所以可者僉曰公以門功補海口場  
鹽司令龍江書院邇其治所久廢無能葺公初至謁先  
聖立勸竈戶新之柱悉易以石不半歲告成豪民項德  
兄弟積為民患以賂結權勢前後場官少忤之輒遭反  
噬公竟發其奸罪論如法海口之俗歲正月千百為曹  
聚東郊擲石謂之禳祈傷支體不恤有司痛繩以法莫  
能禁其來久矣公懸榜約束之無一人犯者其俗遂革

甫二年得羨鹽四千引以此知其可也宣慰曰即周司  
令耶我習聞其人便宜命公攝行平陽州事而浙省左  
丞特哩特穆爾至自台先是公以副元帥吳世顯政乖  
其方任用非人變在旦暮毒且及民詣左丞言狀請豫  
為計不旋踵而陳安國賊世顯其所任治兵于平陽瑞  
安者亦戕于賊悉如公言左丞由是器公倚公討賊安  
民給以糧五百石勉令就職人皆以兵食不足沮公無  
行公曰父母之邦也受命立行隨以所給糧賑饑民曰

事無急此不然皆盜也時平陽惟江南鄉阻江為塹鄉民自相團結賊不敢入境公以五月至江南屯白沙禮致大家使輸軍儲設法募丁壯為兵而訓練焉民既用命軍實具而兵日衆或請出師公不許人謂公怯公曰以新集之兵擊數年之寇苟不持重萬一失利損威重莫甚焉後將何以成功在兵書致人不致於人寇至擊之未晚八月劇寇李師金翁瑞突入黃浦江公勒兵渡江迎敵賊大潰斬其馘百餘而生擒數十人兵士請乘



利深入公不應俄大開公堅坐不動徐自定取其首謀者斬以徇而申明紀律遂移屯逕川寇來薄我三合而三捷復遣輕兵衝其後賊駭亂獲其魁金安三吳邦大邦大素健鬪衆之所恃至是獲之賊奪氣追北數十里殺獲甚衆獻俘于左丞仍以計誘致李師金翁瑞及他黨數十皆戮之而散其火伍歸農獨西溪寇恃括寇不下且請決戰糾括寇數萬直擣逕川公曰賊輕我矣今日必殄之部署其衆而下令曰勿擅動聞鼓聲則進望

其白旗下多精銳命士引弓齊發仆其執旗者鼓而進賊不能支自相蹂躪聲言勿殺我當投降許之張仲卿者即趨而前俯伏公撫而遣之還諭衆曰周知州知爾從賊出於迫脅不爾誅降無不宥不者擊爾盡乃已仲卿又盛稱公誠信人人喜曰有生意矣爭棄仗來降上功行省陞浙東道副元帥總制平陽瑞安丙申正月別寇葛兆出掠走之獲寇金龍十明年又出襲我覆之獲寇吳天雷等遂命弟誠德分兵擊下瑞安諸砦而歸其

民黃宗雲等之辟居平陽者進兵會括分院兵夾攻寇之抄平陽者破其窟穴惟吳悌五遁之福寧王賢五所括分院以誠德功聞于喀喇丞相授忠顯校尉同知平陽州事兼行軍鎮撫尋引兵趨象原以逼王賢五方置營而吳悌五領衆奄至誠德奮當其衝突吳悌五中矢其下負以走因其亂薙之僵尸數里未幾購得吳悌五併三恢寇鄭子敬送于閩省誅之經畧使在閩遣從事官工部員外郎曾堅分御賜酒勞之承制擢公行樞密

院判官自是平陽之人安於耕鑿以供租稅矣公曰外攘之功粗立其益嚴內治之修乎壁於州南五里而鎮焉革蠹弊平訟獄布寬政行義役與民休息浚河渠若千里深丈有二尺廣倍之築海隄若干丈廣二丈崇半之又興土木之功官署孔子廟學東嶽行宮城隍祠廣福宮悉復其舊內而布教條外而修職貢使者咸出其途迎來送往禮無或遺雖廩無餘粟庚子夏聞京師旱遣弟紹德漕運糧二萬五千石上供天子嘉之賜龍衣

一襲及上尊酒真授行樞密院判官階奉議大夫而官  
誠德以昭信校尉溫州路總管判官紹德敦武校尉同  
知平陽州事麾下士錫命有差當是時方國珍姪明善  
以樞判制溫公不為之下而明善忤公屢軋以舟師公  
屢却之然自念彼不有朝廷况有鄰州乎且彼據三郡  
而吾以區區一州與之抗終非萬全之計進父老語以  
故欲委地去聽民自為去就父老曰方虎狼也公於我  
等數年安全之一旦以遺虎狼忍乎公若終惠我等幸

與之修睦公用父老言遣弟明德往謁拘留不遣辛丑  
夏遣都事張君錫漕貢如初天子益嘉之進朝列大夫  
同僉行樞密院事降分院印明善舟人在直沽者欲奪  
印不克壬寅春遂以三千餘舟列營平陽瑞安公四面  
受敵激諸軍以忠義人皆感奮屢挫其鋒又遣没人斷  
其碇纜乃解去追獲舟二百會集賢院都事興通持詔  
來勞公乃遣都事蕭天瑞從詔使入貢謝恩且進地圖  
表言國珍侵軼乞注代天子覽表為下詔讓國珍仍有

龍衣御酒之賜超拜中奉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刻分省印使佩之以承德郎行樞密判官官誠德國珍被詔大怒調台慶溫之兵來攻相持閱六月陰啗公帳下林淳以厚利使為應三郡兵攻其外淳應於內九月平陽陷執公及誠德紹德以去誠德慢罵明善遂遇害剗其皮焉至死罵不絕口紹德則縊以石而沉諸海送公國珍國珍甚禮公好語公曰省臺貴臣皆聽吾命公獨敢我抗豪傑士哉自今與公釋憾其仍為參

政我所公曰我與爾有不共國之仇而與爾共事乎然  
國珍終不敢害公越三年王師取台慶公與國珍例遣  
赴南京後公以誠意伯劉基言得放還田里洪武辛亥  
大臣行邊者復遣赴南京其秋八月壬寅卒于南京享  
年六十有六後十月堦顧克敏歸其柩平陽以甲寅十  
二月甲辰葬於睦嶺之原公諱嗣德字宗道姓周氏平  
陽人宋江陰軍節度推官元贈中順大夫淮東道宣慰  
副使上騎都尉追封永嘉郡伯汝臨之曾孫元累贈太



中大夫河南路總管輕車都尉追封永嘉郡侯雷轟之  
孫元太中大夫同知浙東道宣慰使司副都元帥致仕  
贈同僉太常禮儀院事輕車都尉追封汝南郡侯謚康  
惠應奎之子也曾祖妣張氏追封永嘉郡君祖妣翁氏  
妣游氏並封永嘉郡夫人妻顧氏封永嘉郡夫人次陳  
氏其壻永嘉陳聰奉事狀求伯衡銘其墓昔我先君以  
江浙省左右司都事佐戎于括公無月不通問伯衡不  
敢以不知公為辭乃為敘而銘之銘曰

元運將終並海之邦自租自稅大慙氏方海邦之民亦  
孔之痿頭箕會斂擢筋鹽髓眷茲平陽于方咫尺虐燄  
炎炎何以不及文武周公厥猶克壯天矜于民俾作保  
障公未至止豈無州牧鄰寇橫行曾莫敢逐凡厥士女  
東竄西匿寢食不遑矧暇耕織公既至止奮其戎兵招  
降討逆內謐外寧凡厥士女有室有家爾藝黍稷我種  
桑麻相時倉廩枵然空虛謂公蹶蹶公則舒舒征從其  
薄刑用其輕追還舊觀百廢具興先聖之居明神之廬

出治之所棟宇渠渠憂彼水旱為民之病以畚以鍤河  
渠攸濬虞彼潮汐為民之患迺疆迺理作之畔岸維民  
休戚係公存亡公構閔凶孰不痛傷昆山蒼蒼不崩不  
墜公功巍巍克類克對我采民謠勒碑墓道無曰不顯  
終古有耀

故元溫州路同知平陽州事孔公墓誌銘

至正末方國珍據台慶溫用名士以收人心凡士居其  
地者不為所用則為所禍而其於公也不得而用之亦

不得而禍之四方之士聞而莫不高其風國初胡仲淵以王府參軍鎮括將進公于朝而先之以書幣公返其書幣謂使者曰使孔暘一出足為天下重雖強顏從參軍後亦不辭不然何益況吾父年垂九十不可頃刻去左右參軍奈何欲使之胥為不忠孝人邪仲淵愧其言而止洪武元年按察僉事趙壽將使指求賢浙東得公於溫以應詔公終辭不起士益以是高之公神明之胄起家為名進士仕州縣為良吏師學為儒宗當世尊而

仰之不在彼而在此也公自幼篤志於學警悟強記絕人而諸經史百氏之書罔不該貫取元統乙亥鄉薦溫之士以春秋貢者自公始方上春官而科舉廢南歸以衍聖公思晦舉署永嘉書院山長未上而科詔復下至正元年再薦于鄉登二年進士第擢衢州路錄事階將仕郎九年轉從仕郎處州路慶元縣尹代歸以二親年高絕口不言仕進十九年中書參政布延布哈公內臺治書李公國鳳經畧江南得便宜除拜承制授公溫州

路同知平陽州事使得便養公奉檄欣然而起其為錄  
事於衢也下車適大旱以郡守命禱徐偃王祠下未復  
命而雨如注莫不驚異民汪明之兄弟爭家財吏展轉  
求賂數歲不決公問汪曰兄弟親孰與吏汪對曰兄弟  
同產吏途人爾公曰故同產以資途人汝何不思之甚  
邪其兄弟立感悟叩頭曰不敢復煩官府矣廉訪僉事  
巴拜公行部莅衢委以難決之獄凡所平反無不服其  
明允遂以最聞朝廷遣使分道宣撫過衢得公治狀甚

禮遇之其為令於慶元也會分憲余公闕以括賦役不均舉行覈實各縣皆擇人往董之惟慶元就以屬公乃令民以田畝多寡自占即不實罪及隣保立法周而用法嚴民自占無敢不以實賦以田制役以賦定富者幸免貧下重困之患遂除余公自為書遣吏勞以公堂酒學宮在縣西大溪之北公始視事進謁阻水不得前聞舊有詠歸橋直神力院左廢且數十年即經營興復之六月而成其修七百尺其廣三十尺覆以屋為間四十

有九來往者便之壬辰歲侵縣西鄙小民六十餘人稱  
貸於富民弗從強委券而發其廩以去富民忿之訴公  
以為強劫公惻然曰彼艱食冀活性命乃爾情亦可矜  
矣今以其活性命者戕其性命吾不忍為也若何獨忍  
乎富民愧謝而退閩寇犯縣境公能以義兵擊退之民  
賴以安急於仕者率縛平民傲賞與公曰軍功與民命  
孰重輒解其縛而縱之平陽鄉邑也時行樞密院判官  
周嗣德行州事公不矯以為異不比以為同事無大小



一裁以法雖族姁不少假借之君子稱其識大體為平  
陽三歲丁母恭人憂解官明年州人以版圖上于職方  
公與陳子上者慨然有浮海之志顧父判府公在堂子  
上入閩公羈孤無儔却掃一室名曰潔庵情有所觸俛  
仰書空而已後三年而判府公捐館公年六十三而執  
喪哀毀又十六年公以疾不起洪武壬戌七月二十七  
日也得年七十有九臨終謂諸子曰吾今而後有以下  
見曾大父于地矣蓋公之曾大父曰景行宋太學內舍

生度宗幸學循故事官先聖子孫賜同進士出身授慶  
元府學教授陞從政郎主管禮兵部架閣文字宋亡不  
復仕是以云架閣之子曰士璘元永嘉縣學教諭後以  
子貴贈從仕郎曲阜縣尹曲阜之子曰火用翰林鄭公  
陶孫薦厯永新州學正龍溪書院山長江州路儒學教  
授湖口縣主簿慶元會稽兩縣尹以承務郎松江府判  
官致仕公其嫡也諱暘字子升生於大德甲辰正月十  
九日母恭人許氏湖廣儒學提舉澹齋先生善勝之女

娶王氏封恭人以大德丙午三月十一日生以洪武己卯十二月三日卒葬縣西之肇輿子男五人諡說詳訓王出也誌側室陳出也詳訓早亡女三人皆已行而卒孫男四人宏寔還瑩女七人長適林與方次適項愉餘未行平生所為詩文總十二卷曰潔菴集藏于家諡等卜以十六年癸亥十一月十日合葬于肇輿屬其門人蒙陰縣主簿林與直為狀來請銘伯衡晚陋不足以知公竊窺公當運去物改之後不降其志而得明哲保身

之道善於用晦而不失出處去就之義可謂無愧古之仁人矣論次而顯銘之百世之下寧不尚有觀感而興起者乎銘曰

恂恂孔公宣聖之孫道深皇王學貫天人宏中肆外而鳴以文迺旅俊造迺充國賓迺綰章綬有社有民敏於為政一本於仁世運俄否歸伏海濱大明受命萬國維新求賢有詔使者在門引疾堅卧耳若不聞所執者節匪潔其身優游令終允矣全臣肇興之原歸然丘墳勒銘

于石千載弗諼

魏夫人宋氏墓誌銘

高啓

蘇州守江夏魏公以其先太夫人行述授渤海高啓曰  
吾妣棄吾二十有二年矣遭時多故權厝先塋之左今  
始得地於吾里黃岡湖東某山之原將以某年某月某  
日而葬子為我志而銘之公昔掌國史啓嘗為其屬今  
又居公之野辱以先銘是屬不敢當然亦不敢辭也按  
夫人姓宋氏武昌蒲圻人宋彈壓官諱時愆之孫女諱

某號俊齋之女同邑隱君子碧崖魏先生諱雲瑞之妻也夫人生而穎異七歲能誦曲禮內則曹大家女訓十歲共女事無闕既長歸先生先生故名家世儒履行高潔夫人相之稱賢配焉居母姑之喪皆過哀疏食終三年待內外親族無異意先生嘗遊齊安遇疾卒於邸有子三人法孫已孫虎孫初聞訃將遣法孫迎喪或曰江多蛟龍性惡屍以柩渡虞有變宜焚骨歸也夫人哭諭法孫曰是將陷吾母子於大戾也爾忍而父為灰燼乎

亟往母有憚而父善人神必相之矣迄渡風浪帖然喪  
既還或又曰柩入家弗利夫人曰此固吾夫宅也舍之  
使何適哉苟有弗利當萃未亡人之身未亡人得從夫  
于地下足矣即帷正堂奉安旦夕哭臨逮葬毀瘁幾不  
能為生嘗謂諸子曰不幸門戶凋落汝父汝伯相繼歿  
若曹尚誰賴哉宜力學善自立大汝家以慰老人之望  
母從里中兒嬉也子皆承教惟謹先生庶母羅氏性素  
嚴號難事夫人始終奉承有順無忤疾則侍粥藥歿則

營喪葬皆必誠焉已孫既娶久未有嗣夫人曰吾老矣獨不得一抱孫也禱于先夢紫衣人種粟舍垣下告曰此萌也為他日興植汝門之本覺旦語已孫曰汝有子祥也既而果生男夫人喜曰神不我誣遂以粟名嘗得眩疾既間曰吾度不能久處人間矣命舁柩堂下沐之曰吾藏身此中無隙則佳耳又命新婦取衣衾當斂者縣之櫛餘悉散諸親愛除夕家人進椒酒夫人起居尚無恙元旦坐堂上親戚為壽畢曰我明日逝矣為我謝



某謝某翌日沐浴更衣坐呼已孫等謂曰吾年七十六  
壽亦足矣死自吾順汝曹勿號慟亂我聽使我得好去  
也語已遂殂實元至正十年正月二十日也法孫蚤世  
虎孫仕元為岳州路儒學正平江州楊柳灣茶司提領  
亦先卒已孫今名觀即公也仕國朝歷太常卿翰林學  
士國子祭酒至今官嗚呼夫人貞孝慈睦其賢卓著如  
此固非凡婦人所及至於聽言不惑臨終不亂則又士  
君子識義理者或有所未能而夫人能之豈非難哉雖

生不及見子之貴以享其榮養然死而子能以儒學際  
聖朝爵三品當得褒贈之命象首錦綵以光貴於窀穸  
又能追述懿行以圖不朽則夫人何憾焉銘曰

維君子嬪貞以裊身能教其孤為今名臣卒既有年始  
歸斯阡時虞未遑豈曰緩焉乃刻銘章載揚幽光永固  
以安夫人之藏

長山先生胡公墓銘

吳 沆

金華文獻邦異時碩儒魁彥踵武迭興或以道德鳴或

以文章顯或以氣節著聲稱當時名載簡冊若乃接前  
修之緒為後來之倡則長山先生胡公其人也先生諱  
翰字仲申世金華人在宋有諱漢者以學行聞於鄉號  
南岡處士先生曾大父也大父諱伯起父諱英仕元為  
太平路總管府照磨兼架閣事莅政有績先生幼聰睿  
甫七歲志氣即與羣兒異一日於道中拾鋸若干緡不  
敢去坐候遺者至而還之歸告母夫人何氏夫人奇之  
益督以學既長侍架閣君宦游蘭溪從禮部吳公學公

一見即期以遠器繼從吳先生於浦陽博覽經史靡所  
不究又登文懿許公門南北士在講下者皆願與交復  
以所著文進之文獻黃公待制柳公二公稱贊不容口  
翰撰張公於文最少所許可見先生之文無異辭也是  
時文治方興輦轂之下英俊雲集先生游焉見其人而  
誦其文者莫不稱嘆有勸之仕輒謝之遂過廣川弔董  
生謁曲阜拜孔子墓而歸先生於當世名公卿多所交接  
惟武威余公闕宣城貢公師泰號知已遭時多虞四方

兵起避地南華山中著書自樂大明開天皇上駐兵金  
陵招羅賢才遣使聘先生會有以金華民籍田出兵者  
先生從容進曰金華民素儒不習軍旅籍以為兵徒費  
廩粟耳上可其奏即罷之授衢州教授洪武乙酉奉旨  
纂修元史入局撰英宗睿宗實錄及拜住丞相傳凡  
若干卷賜白金文幣以歸素嗜山水晚歲愛北山泉石  
佳勝卜居三洞之上竹林之源幅巾短杖徜徉終日或  
乘興入城府訪故舊則留連數日先生生元丁未十一

月初三日卒於洪武十四年正月十日年七十有五娶謝氏蚤世再娶衛氏皆無子以姪溥為後衛氏先卒先生葬之靈源市阜後二年合葬焉所著有春秋集義有文曰胡仲子集詩曰長山先生集先生既沒其門人徐恒狀其行致其猶子濬之與其孤之請俾余誌其墓先生稟高明卓絕之資為精敏宏博之學得於心而證於人稽于今而質于古為文章簡潔清峻不作則已作則必高出於人性嚴毅寡酬應未嘗輕有所毀譽暮年請

文者踵門不苟隨也曹國李公在大臣中號尊賢下士  
於先生待以殊禮每欲以先生名達上前知先生老病  
不强也聞先生卒嗟嘆久之沉之生也後先生十有七  
年先生不鄙而友之比年來數奉談笑相知為深敘先  
生之行而銘之宜有不得而辭者矣况門人弟子千里  
有請乎銘曰

嗚呼先生文之雄也山川孕靈秀所鍾也沉浸經籍包  
羅古今至和含中大振厥音五行麗天芒寒色正朱絃

在廟肅然其聽先生之學豈止於斯命之不達竟老而  
衰學傳於人言垂於世生宇宙中何忤何媿金華蒼蒼  
靈源泱泱先生之名與之俱長

故福建儒學副提舉王公墓誌銘 貝瓊

宋之南文獻故家多萃於四明而世其學者有王公叔  
載焉蓋自厚齋尚書倡學者以考亭朱子之說一時從  
之而變故今粹然皆出於正無陸氏偏駁之弊而叔載  
又能守之不失嘗讀臨濠教諭鄭真所著遂初老人傳



其言行鑿鑿可考遂初者叔載所自號也然不獲一試以終遠近悼之既葬之明年其子陞謀立石墓道而以文詞顯于今而信于後者莫若國子助教貝瓊仍授狀并書於使者來中都為請曰惟是不肖孤方斬焉在衰經中不得匍匐走謁館下惟先生哀而銘之庶先人死且不朽而尚書公亦有光焉余辭不獲遂次第而為銘按狀公諱厚字叔載姓王氏其先瑯琊人至宋徙居開封高祖安道保信軍承宣使靖康之變扈從南渡始家

于鄞曾祖撫吏部郎中崇政殿說書祖應麟中寶祐博  
學宏詞科歷事三朝官至翰林學士禮部尚書號厚齋  
父昌世承務郎人皆稱承奉公黃文憲公為志其墓曾  
祖妣某氏祖妣舒氏戴氏皆贈碩人母楊氏公幼而知  
學八歲能賦詩讀書日記數百言十歲已竟論孟詩書  
禮記并閱尚書深寧集習經義詞賦操筆立就鄉先生  
王僉判叔龢趙太社孟何戴教授表元聞而異之因就  
見焉元延祐初科制行改治詩經初李國博元白授詩

於舒文靖公璘王與舒李世親盡得其源委久益充積  
博洽凡性命治道禮樂法制及臺閣典故世胄譜牒鄉  
里多咨問之袁文清公桷自翰林居里第輒問所學對  
曰近於濂洛關輔建安西蜀諸書稍已通習惟讀書記  
衍義正宗意有所得以其明潔縝密有成法易知而可  
守也因言世之學者稍涉朱子數書輒詆淳熙諸老與  
朱子同時其言論雖不盡合而博聞實踐為所推許今  
人耳目所不及乃藉口理學以文寡陋高談闊視漸成

虛誕之風先生宜懲其弊以新士習文清著四明志命公分撰二考且言子家世太史亦嘗究心否曰經與史同出異名古有編年司馬氏為紀傳隋志始稱正史非古也作史必曰三長年代協體統之會人物萃品題之歸敘事貴詳不為繁修詞有要不為簡彼謏聞寡見雜出衆手舛訛遺漏欲以傳信久遠豈不難乎因歷舉累代高下得失甚備文清大喜復閱其文作而嘆曰先師之道茲不墜矣嘗為郡庠訓導演說名理辨析疑難諸

生悅服往時博士朔望講義就章立題卒一篇而止公  
病其拘取四書五經關世教者為之直說抑揚反復聞  
者竦然嘗三試不偶即棄去舉子業用詞學十二體為  
古文本之三代兩漢博以唐宋諸家屬詞有法絕去雕  
巧然時之知者蓋寡矣浙東廉訪司副使曾某署郡直  
學公辭都司牟應龍謂之曰先儒謂錢穀亦為己之學  
也廼就職塗田砂岸先侵於豪民者悉陳而復之盈考  
宣慰司板授象山教諭考覈田租侵漁者不復逞調浦

江教諭踰月即去官歸奉母時朝廷遣大臣李國鳳經  
畧江南以便宜用遺逸有司以公名上即署衢州路教  
授而中書復用外臣薦除邵武路教授福建分省又陞  
為儒學副提舉皆不起既老嘗語人曰天地生人之初  
吾不得而知也可知者理而已理之在人初非不善克  
遂其初斯足矣乃號遂初老人云尚書富於著述玉海  
最為詳洽未脫稿而失後復得之中多闕誤公考究編次  
請于閩帥鉉梓并他書十二種以傳袁文清公所撰四

明志或讒于僉事苦思丁將毀其板公白太守王元恭  
曰袁公中朝名臣書法高古不可毀也元恭特書以進  
僉事驚悔命與舊志並行公為成績志若干卷鄉飲酒  
禮久廢太守用程先生端禮言屬公與鄭先生覺民考  
訂一遵儀禮用賓興歲行之以經費不足而田為吉祥  
寺僧所據白諸有司僧以田歸我歲入遂充其禮浸盛  
觀者謂紹興以來昉見於此而先王之教猶存也公天  
性質直人有過則面折至發赤品別人之賢否不以勢

位高下為輕重不以待遇厚薄為是非送死厚於奉生恤小篤於事大報德甚於念惡勇退急於趨進晚年益以詩酒自娛客至論宋季事疊疊不倦且及至正史官詮次弗當欲為釐正尤極論奉化陳桎續通鑑前後之失有遂初稿三十卷藏于家戒其子陞隲曰承家不在名位而在不失身敬身不在外貌表襮而在毋自欺讀書當貫古今處世必審進退其有同流合汙以為通矯時干譽以為高患得患失以終其身者此吾所深惡非



所望於汝也大明洪武九年丙辰三月十日卒享年七十有七妻史氏系出相家與公合德先公卒子二人長陞次隲隲為弟寧孫後寧孫通春秋詩二經蚤卒無子遺命與同葬女一適戎某孫男一初孫以是年四月十四日葬于鄞縣先塋之右與史氏合兆嗚呼四明之學惟尚書之廣博精深論者謂兼東萊西山二家之長非袁楊所能及而公克繼其傳雖不見之所施足以垂後無疑也故特掇其大槩而事之具于傳者可畧銘曰

王氏之先世居瑯琊再徙于鄆繇儒起家逮尚書公耀其光彩所蓄之富浩乎淵海昭昭大中或為異同倡而正之畔者斯從偉哉叔載克紹于後遺編佚稿既習而守人亦有言惟祖惟孫不襲以爵道寔惟尊紛紛黃小得失寧辨本棄末務內忘外鍵三年象山遠近是咨大夫有友學者有師時既不偶宜退奚久日遊以嬉託意詩酒慨彼里豪貪縱鴟張盈必易覆烟消雨茫惟吾遂初初豈不善年踰七袞雖晦益顯鬱鬱堂封在彼高原

式衍餘慶以利後昆

明文衡卷八十四